



张小娴 / 著

我终究是爱你的

爱情是一百年的孤寂，
直到遇上那个矢志不渝守护着你的人……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终究是爱你的

张小娴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终究是爱你的/张小娴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302-0964-6

I.我…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24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0858

本书经清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
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

我终究是爱你的

WO ZHONGJIU SHI AINI DE

张小娴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 w w . b p h . c o m . c 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开本 6.5印张 12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64-6/I · 935

定价:2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序

这部小说是去年写的，是我头一次尝试把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结合起来。现在回头再读，爱情的成分还是占多一些。小说没有离奇的谋杀案，也没有大侦探寻凶，我想写的，是一个忧郁的私家侦探和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相遇的故事。

她利用一笔意外之财，透过私家侦探社雇他跟踪自己，只因为他长得很像一个人。多年以后，千金散尽，她再没有钱给侦探社了。她以为她会失去他，但他始终跟在她身后。对于这份形影相吊的感情，他们都不知不觉上瘾了。

跟踪常常是我许多小说的主题和情节。我在《Channel A》写过，在《月夜宝石》也写过。童年的时候，我常常跟踪我母亲，想知道她到哪里去。她从来就没有发现过我敏捷

的小身影。我也一直想跟踪我爱着的男人，看看只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都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害怕被发现。

拥有太多秘密的人是孤独的。拥有太多过去，没法放下的人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人是孤独的。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孤独。喜欢喝酒的人也有两种：喜欢喝的和孤独的。

小说的主角路喜喜爱喝桃子味伏特加，对她，那是孤单的慰藉，是逃避，也是救赎。为了写这本书，我喝了不少桃子味伏特加。我没想到，读了小说的一些读者，也纷纷去找这种酒来喝。伏特加太烈了，也许并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好喝。它好像会好喝，是因为它的名字，它的颜色和它四十度的酒精。喝伏特加，无非是为了醉，为了遗忘，为了品味人生的苦涩。

这部小说，是对孤独的追寻。有些读者没看明白结局，想我解释一下，也有些读者，看完结局，觉得喜喜太可怜，哭了。她们问我：“她和林克为什么不能一起？”

结局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此时此刻，他们没有不在一起。然而，明天的故事，我不知道。

我不习惯去解释我写的书，你看到什么，它就是什么。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意思。人生不同的阶段，读同一本书，也会读出不同的意思。一旦要解释，便会失去读一本书的趣味，就像喝酒，要是害怕喝醉，也就不能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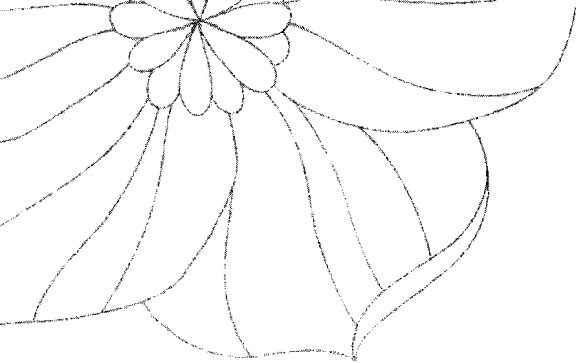
张小娴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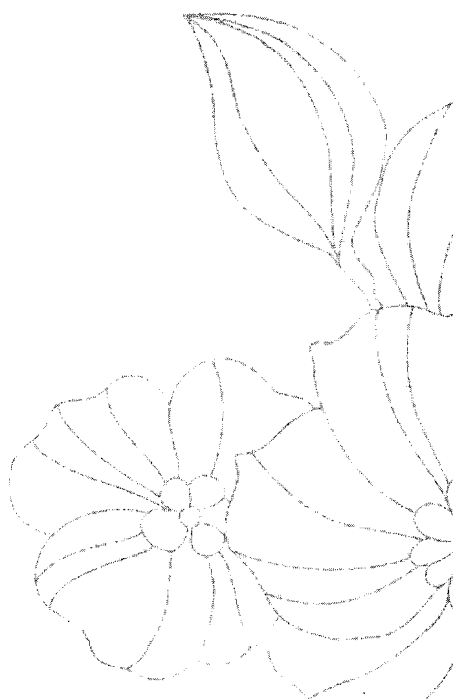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山穷水尽	001
第二章	孤寂的爱情	039
第三章	你邈我的影子	083
第四章	归途	131



第一章 山穷水尽



1

她凝立在歌剧院走廊那块告示板前方，垮着两个细瘦的肩膀，一动不动，就仿佛她已经这样站着很久了。

那张长长的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

一如所料，她落选了。

她咬着嘴唇，跟自己说：

“不过就是一出歌舞剧罢了。”

啊，不过是一出她很想演的歌舞剧罢了。里面有个小角色——剧中那个恶魔的花园里众多吃人花的其中一朵。

也许，要是一年前，她并不那么渴望演这种布景板般的小角色。可她已经很久没工作了。有三个月吧？还是已经四个月了？她记不起来这段漫长的日子总共有多少回，就像今天这样，她又落选了。

今天一大早来到这个歌剧院的舞台上，她战战兢兢地试着跳一段舞。由于她没见过吃人花，她张牙舞爪地，尽

量跳出一副吃人不吐骨的可怕模样。然而，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她瞥见坐在台下负责选角的副导演突然朝她张大嘴巴。

她以为他想喊停。原来，他是在打呵欠。

那一刻，她明白自己没机会了。

可她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回来。

她脚下像生了根似的，依旧杵在告示板的前方，固执地望着那张无情的名单，仿佛只要再这样多看几回，也许会有奇迹出现。她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原来一直也在上面，她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没看见。

但是，今天不会有奇迹了。

很久以后，她终于动了一下，跨出一步，然后又一步，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块告示板。

这时，一阵风吹起，那份名单的一角翻起了，露出底下第二页。她没看见。

直到许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名字在上面。

她推开歌剧院的玻璃大门时，一阵冷风灌进来，她赶紧把头上那顶毛线帽拉低了些，打开手上的雨伞，孤零零地走在霏霏雨雾中。

她个儿娇小，右手白皙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绿橄榄石串成的手镯。毛线帽下一双黑亮的圆眼睛露出做梦般的神情。这双眼睛好像一直都看着远方不知名的某一点。

她脸色有点苍白，发丝纷乱地贴着脸庞，那顶毛线帽的帽缘有个破洞。她身上裹着一条单薄的羊毛裙子，裙脚的地方已经走了线，脚上那双深红色的尖头麂皮鞋已然磨破，肩上挂着的那个如邮袋的包包也很破旧了。

二十四岁的她正值豆蔻年华，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爱美，她看上去却有点邋遢。但她的邋遢并不使人讨厌，而是像一只披着雪白羽毛的小鸟不小心掉到一洼污水里似的，使她那张清纯的脸蛋益发显出一份飘零无依的感觉。

2

她像朵枯萎的郁金香那样低垂着头，在宾馆的楼梯上踱着。又脏又旧的楼梯两旁丢了些垃圾，转角处一个香炉里插着几支正在燃烧的香枝，灰烬如飞絮般掉落在她那双红色短靴的鞋尖上。她没理会。她爬上二楼，推开宾馆那扇黏腻腻的泛着油光的玻璃门进去。

昏黄的走廊上弥漫着一股汗酸味，几个非洲男人蹲在那儿，朝她露出白晃晃的牙齿。她没看见。

她从他们身边经过，掏出一把钥匙，朝最后一个房间走去。当她走近了些，她看到她那只小小的行李箱孤零零地给丢在门外。

她连忙走上去，蹲在地上打开行李箱，翻开里面塞得满

满的东西看。她一直翻到底，没有她要找的东西。这时，一把声音在她背后冒出来。

那把粗哑的女声说：

“我早跟你说过，今天再不交租就得给我滚！”

她转过去抬起头，望着中年女房东那张蜡黄的大脸胚。

她张开嘴想说话，唇上长着胡子的女房东抢白说：

“你别再摆出一副可怜相！”

她站起来，焦急地说：

“我还有一样东西在里面！”

她说着抓住房间的门把，想用她那把钥匙开门。孔武有力的女房东这时从她手上抢走那把钥匙，瞪着她说：

“你的东西全在这儿了！”

“不！求求你，让我进去看看！”她一只手紧紧抓住门把不放。

女房东瞅了她一眼，撇撇嘴，用钥匙打开门，粗鲁地说：

“我可没看见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门一开，她立刻冲进去关上门，房间里面黑漆漆的，她亮起天花板上一盏昏黄的灯。

门后面原本用来挂毛巾的钩子那儿挂着一幅长十七吋宽十二吋的仿制油画，是梵高著名的《星夜》。

“这是我的。”她低声说。

3

雨停了，她手臂下面夹着那幅《星夜》，拖着那只粉红色迷彩行李箱，越过马路，穿过一条长街，几步之遥那家星巴克咖啡店的灯光看起来多么温暖。

她推开门走进去，一阵咖啡的暖香扑鼻而来，里面的座位都给人占住了。她径直走到报纸架那儿，拿起一份日报，翻到占星栏那一版，就站在那儿读起来：

月亮今天进入第二宫，
你会一下子情绪化起来，
别让多愁善感牵着你的鼻子走，
你究竟追求什么？
凡事总向坏的方向想是双鱼座的通病。

这时，她无意中看到占星栏隔壁那一版有一则广告。

她读了那则广告，悄悄把它撕下来藏在身上那条羊毛裙子的口袋里。

然后，她把报纸放回去。

经过收款柜台旁边那个亮晶晶的糕饼柜时，她咽了咽口水，拖拉着脚步。

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在面包店里买了两个甜面包，把赎

回来的七块钱五角谨慎地放回她那个印满罂粟花图案的褪色尼龙荷包里。然后，她坐到附近公园的长椅上开始吃面包。

她嘴里塞满面包，从身上裙子的口袋里摸出刚才撕下来的一角报纸。

她拨开了前额遮住眼睛的几绺发丝，又读了一遍那个广告：

高级酒吧诚聘钢管舞娘，
样貌端正，
无需经验，
可提供训练，
工作自由，
薪水优渥。

她很久以前读过一本星座书，书上说，多情善感又悲观的双鱼座女孩是绝佳的应召女郎和出色的脱衣舞娘。

早点相信的话，她便不用绕一个大圈子了。这条路不是比较好走吗？干吗要梦想当舞蹈员？自从一年前她工作的那个小舞团解散之后，她就没接过什么好角色。机会都轮不到她，也许，她根本就不是跳舞的材料。

但是，钢管舞谁不会跳呢？

她如今已经山穷水尽。荷包里那七块钱五角就是她仅有

的了。谁会骂她没有洁身自爱？

要是哥哥有一天回来，认出那个浓妆艳抹、在霓虹灯闪耀的长吧台上抱着一根钢管卖弄风情的女孩是她，哥哥只会匆匆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替她披上。

“哥哥，我好羞愧啊！你可以原谅我吗？”

“别傻了，你没做错事！”

“哥哥，我好累，我真的累了。”

哥哥会救她离开那个鬼地方。他们两个人又再生活在一起。

她重又变回干净和纯洁。

在她的想象里，哥哥总是会原谅她的错。

太扯了！她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嘛？

她咽下最后一口面包，用手指抹了抹嘴唇上的碎屑，咬咬牙，把那个广告折小，塞进罍粟花荷包里。

然后，她从长椅上站起来，拖着行李箱朝公园外面的巴士站走去。

4

下了巴士之后，她在路边站了一会。黄昏星亮起，她困倦地走过三个街口，越过一条小马路。

经过一间教堂时，一个女人派给她一张绿色的传单。她

瞄了一眼上面的两行大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她把传单随手塞进身上的包包里，抄捷径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幢挂满霓虹招牌的大厦。

大厦外面竖着一个长方形的光管招牌，上面写着：心心撞球室。

她吃力地拖着行李箱走下那条通往地窖的窄楼梯。两个男人走上来，她侧身让他们经过。

走到地窖，她推开撞球室的玻璃门进去。大部分的球桌都给人占住了，她从两张球桌之间经过，瞥见左边一个男人一杆把红球入洞。

她朝柜台那边走去。柜台里那个正在忙着的女孩子看到她，说：“你头发长了很多啊！”

“嗨，小玫！”她疲倦地打了个招呼。

女孩的手腕上有个玫瑰花的刺青，大家都叫她小玫，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

她径自拖着行李箱走进柜台里，把东西搁到一边，然后很熟练地抓起一只纸杯从水机里倒水喝，骨碌骨碌地一连喝了三杯。